

清末民初海宁城区学校的体育活动

徐玉相

我是于光绪34年(1908年)开始入小学读书的,当时海宁城区有三处公立小学堂,即“文明初等小学堂”、“养正初等小学堂”、“开化初等小学堂”。其它尚有“海宁两等小学堂”(一校中办有初小及高小)、私立“达才高等小学堂”、“海宁州中学堂”。在我初上学的那一年,“文明”、“开化”、“养正”三小学都没有体育课,也没有体操场。至下一年,即宣统元年(1909年),以上三小学,每周联合举行体操课一次,约费一个下午。操场是借用“达才高等小学堂”的操场,而教师是由“达才高等小学堂”的教师何孝元(袁花人)兼任的。体操的内容,主要是兵式体操的几个基本动作,如“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开步走、立停、向后转、向右转、向左转、右转弯走、左转弯走、跑步”等,有时也做一些游戏体操。这三处小学的体育课,就是这样继续到宣统三年(1911年)。

至于“海宁州两等小学堂”、“达才高等小学堂”及“海宁州中学堂”,则在光绪末年至宣统三年,我看到都有操场,且操场内部有秋千架、铁杠架的设备,可知各校都有体操课,体操内容大致与上述三处初等小学差不多;不过在体操课之外,还有秋千架、上铁杠架、抛小皮球等自由运动。

至民国元年(1912年),海宁城区的学校大有变化:上述三处初等小学撤消,改为“海宁城区第一初等小学校”及“海宁城区第二初等小学校”两所。“海宁州两等小学堂”也撤消,其校址即改为第一初小。又“海宁州中学堂”也撤消,改为“海宁县立乙

种商业学校”。这年，只有达才高小未改。那时各校都是春季开始的。我从这年的春季到冬季，在第一初小上四年级，校长是朱燕喜。课程表中，没有夹着体操课，但每天下午四时以后，规定全校学生从二年级到四年级都到操场上运动。一年级幼儿可先回家。运动内容，主要是游戏体操，间有赛跑、拍小皮球等运动。朱校长及其他老师杨德清、张跃曾、陈龙壤在旁指导监视，以防危险事故的发生。凡遇雨天，则将体育课改为自修。

此年，“第二初小”的体育课如何进行，情况不大明瞭，尚待调查，至于“达才高小”与“乙种商校”，则听说每周约有三、四次体育课，仍以操练兵式体操的基本动作为主。

民国二年（1913年），私立“达才高等小学”改为“海宁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此年，我即到高小读书，课程表内有体操课。每次体操课，都是操练一些兵式体操的基本动作，未有游戏体操等做法。但在该年下半年，曾有一段时间操“舞蹈体操”。

此年，“乙种商校”的体育课，大概与“第一高小”的情况相同，因为当时这两校的体育教师是同一个人，名卢兆周。

其他，第一初小与第二初小，听说也有体操课了。主要内容，还是兵式体操中的几个基本动作。

各校在正式体操课外，每天在傍晚业余时间都可在操场自由参加运动，如拍小皮球、赛跑等。

另外，从民国二年起，连续数年，海宁城区的学校，即“第一高小”、“乙种商校”、“第一初小”、“第二初小”诸校，在每年春季或秋季联合举行一次“远足会”。所谓“远足”，是模仿日本而来的名词，实际就是到郊外旅游或游览之意。

每次远足会，须费一个下午的时间：先由各校整队前往城西第

八营广场集合，然后各校连接而排，按预定路线出发游行。当时，因商校有军乐队，故使商校排在最前面。

各校队伍之前，有一个人举着大校旗作为先锋。再各校的队伍，分成几个小排，每排设一排长，教师们沿途在旁陪行。途中除军乐队的铜鼓、喇叭鸣奏外，各校安排唱歌几次。到郊区某些适当地点后，临时散队，自由活动或休息二三十分钟。

海宁城内，曾有一体育场，创办时间，约在1916年上半年至1917年下半年之间。当时我因不在海宁，故确切日期不明。场内只有作为足球门的木架两个，别无它物。但场旁有一休息室，内贮足球、障碍赛跑用的高低栏木架等物。住有一管理员，在内看守。

当时海宁的运动会，据我所知，只有一次海宁城区全区性的运动会。时间约在1916年至1918年上半年为止的一段时间内，参加的学校，有海宁城区各校，即“第一高小”、“乙种商校”、“第二初小”。比赛内容，有短跑、障碍赛跑、接力赛跑、跳高、跳远等几项。

至于海宁全县性的运动会，我没有听人说起过。

另外，校与校之间的运动比赛或某团体与另一团体之间的运动比赛，则也举行过几次。就我所知者而言，有以下几次：

1、民国四年（1915年）上半年，“第一高小”与“乙种商校”的学生，曾有一次乒乓比赛，地点在第一高小内。

2、1917年寒假期间，由第一高小的一部分毕业生发起，与当时在海宁城区的一部分小学教师举行足球比赛，地点在体育场，裁判人为朱宁卷。

3、1918年暑假期间，仍由第一高小的一部分毕业生发起，与城区的小学教师联合举行运动会。比赛项目有：100码、220

码、440码、880码、1哩赛跑。高低栏障碍赛跑。跳高，跳远接力等项。地点在体育场，裁判为卢兆周。

其后的岁月中，谅想类似的运动比赛尚多，不过我因不在海宁，所以详情不明。

另外再谈谈运动种类的历史：

海宁城区，在清代末期初办洋式学堂时，在“海宁州中学堂”、“海宁州两等小学堂”、“达才高等小学堂”内，都设有秋千架及铁杠架。但荡秋千的运动很有危险性，可跌伤人甚至跌死人，所以原两等小学堂的秋千架在民国元年即行拆除，而其它两处的秋千架，也于民国两年拆除。

从清代末期至民国四年（1915年），我在海宁城区所看到的球类运动，主要只有小皮球。其玩法之一，是利用皮球的弹性，各人用手在地上反复拍球，比赛能连续拍牢球的次数，次数多者为胜。

另一种玩法，是仿足球比赛的方式，将运动员分成两队，例如分成甲乙两队，各队以手抛掷小皮球，以投入对方球门为得分。开始时，由一方，例如甲队先将皮球向乙队掷去，此时乙队的人可乘皮球尚在空气中时，用手将球向甲队拍回。但如果最初甲队掷出的球，乙队不能拍回而落地，则可由甲队再在落地点将球向乙队掷去。总之，凡一方抛出的球，如果对方不能接住而落地，则发球的一方，可再在落地点向对方掷去。这样，各队争取逐渐逼近对方球门，以便得分。

民国四年春，我在海宁城区，开始看到有乒乓球运动，但其他足球、篮球、网球等等运动都未能看到。海宁城区的足球、网球运动，是在1916~1917年时才开始的。篮球运动的出现，则更在其后。

这种现象，大概是由经济问题而来。因当时一般物价及普通生活

费用较低，而足球、篮球、网球初出现时价钱很贵，一般学校无力购置。例如1915年我上中学时，每月饭钱只需大洋3元，但购置一个足球也需3元，只有小皮球价格较低，一角半至二角大洋即可购置一个（日本货），所以初期的球类运动只有小皮球。

以上所说，是我从清代末期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在海宁城区所看到的情况。

（褚克昌供稿）

《共产主义消长观》

——记五十五年前海宁中学的一场风波

褚克昌

1933年，虞尔昌先生任海宁中学校长时，聘请了一位深受同学爱戴的王冥鸿先生，担任二、三年级的国文课；他为了提高学生的写作兴趣和能，办起了《我们的园地》，在大礼堂两侧立起约3、7米长的玻璃橱窗，把稿纸贴在橱窗里；稿子的主要来源是学生的作文，由各班级国文老师批选。在《我们的园地》里也发表过虞尔昌先生的平和清丽的散文和王冥鸿先生的诗作，同学们都很喜爱。《我们的园地》每月一期，除寒假之外，从未间断。当时我读二年级，和女同学王东宝被选为二年级的集稿和誉稿人，她负责女生，我负责男生；因此，我们对《我们的园地》更觉亲切、更为喜爱。

就在1933年的下半年，有一期《我们的园地》上登载一篇三年级学生华通元的文章，题为：《共产主义消长观》，他在文章中谈了对大同世界的向往，赞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际关系，表露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求索。真不巧，省里来了督学，查看《我们的园地》，发现了华通元的文章，就向校方责难，问根求

~5~

底。一定要查阅原稿。原稿是一篇命题作文，是王冥鸿先生出的题并选登《我们的园地》的。于是问题就复杂起来了，督学硬说海宁中学里有党组织，王冥鸿就是头头。后经虞校长要求县教育局出面调处，并有王先生在教育局工作的朋友担保，才以校方辞退王冥鸿先生了事，这场风波才算平复。王冥鸿先生就在全校师生的欢送下去杭州省立高级中学仍教国文，解放之后执教于杭大。

朱升初创办“观澜小学堂”

朱国樞

民国初期，原海宁县治设于盐官，在胡家^壩、马牧港一带称城西。当时首先创办学校者有朱升初。他从当地盐业中筹集了一笔经费，租用两幢民房，办起了一座学校，定名为“海宁县城西观澜小学堂”，由他自己担任校长，聘请黄湾人张孔昭和盐官人平康奎为教员。当时胡家^壩、马牧港一带的私塾有七所之多，自观澜小学堂创设之后，私塾废止，学生骤增，原来租用的两幢房屋（教室），已不能容纳，就由张孔昭先生计划，和校长朱升初共同设法，一面呈请县里，要求拨给一部分经费；另一个方面，再向当地盐业筹集大部分经费，选择一个中心地点，新建学校校舍14间。这样，当地儿童入学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朱升初等办学的事迹经县、省教育局转报教育部，认为朱升初办地方教育热心，成绩显著，在1925年这年，由大总统徐世昌颁发“敬教劝学”匾额一方，送到校内（当时校名已改为“城西第五国民学校”）。朱升初^故世后，由县教育局委派蔡福珊为校长。这时校名已改为胡家^壩小学。以后校长屡有更换，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1937年冬，海宁城乡沦陷，学校也被迫停办，朱升初等人辛

苦多年创办、兴建的学校校舍，在当地一般地痞的煽动下，竟被抢拆、破坏一空。

关于史量才遇难的点滴见闻

祝英杰

著名新闻事业家、《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因坚持抗日、民主，于1934年11月13日下午在海宁翁家埠附近被国民党特务拦车暗杀。据当地农民反映，凶手首先开枪打死汽车驾驶员及驾驶室内另一青年，史量才从车厢后门逃出，折向公路北面一农家草房内暂避，但已被追赶来的凶手发现，致遭杀害；史量才之子奋力向翁家埠方向奔逃，至车站后，曾要求打电话向杭州报警，但车站负责人以电话限于行车专用为借口，加以拒绝，他不得已改到航校飞机场打电话向省治安机关报警。过了好久，才开来几辆装满军火的卡车，到现场察看后，追踪至江苏金山县境时，发现凶手早已弃车逃跑。据出事当地农民言，特务用的这辆车子已经停了两天，车内有3人，都穿军服。有人曾问他们为何久停不开，这些人推说派人去杭州拿零件未回。农民们信以为真，不料竟发生这一凶案。

硇石灯彩

沈松年

硇石灯彩究竟起源于何时，现在已很难查清了。在抗日战争以前，曾经有过一个全盛时期。主要是因为这里水陆交通发达，商业繁盛，

是苏浙沪杭以及附近各个城镇的物资集散地，米行、丝行林立，尤其是丝行等常常有很多的空间和时间，经济条件也充裕，因此就常在春节期间组织灯会，一直迎到元宵时达到高峰才结束。规模比较大的有1924年、1927年和1934年。

当时，硖石有26坊（后改为52保），根据各个坊不同的经济条件，各自拿出自己的灯彩。如南关厢出绿毛大狮子，北关厢出大象灯，中宁街出大蚌灯……，还有的出台阁，如南关厢出的平台，由男女儿童扮演“三戏白牡丹”等戏文，又有“四季亭”，后改“沁芳亭”，有鸳鸯戏水，用线牵动，还有“万年亭”；米市有“摘翠亭”，珠市六间上面画出“西厢图”、“百子图”等，中宁巷出“品字亭”、“王字亭”，生泰树行出“跳水台”，还有中大街的“三层亭”、“青龙亭”、“雪艳亭”，上东街的“菊亭”，迎新桥的“梅亭”，横港桥的“天女散花”，长埭的“小放牛”，下东街的“采莲船”，东南河的“凌云阁”，横头的“大鼎”，河东街的“仙鹤亭”，以及“双亭”、“凤凰亭”、“牡丹亭”、“秋千台”、“癞蛤蟆跳钱”、“罗汉搓金钱”、“宝灯”等，每个台阁均由两根火把（竹片扎成很细，盘在肩上）开道，两人打锣，还有小设灯、行牌、盆景、花篮、金鱼等，长柄灯笼二十多人维持秩序，道子中间设锣鼓，有的扎成锣鼓火亭。台阁前后还有丝竹演奏，遇到人家放鞭炮欢迎，台阁要停一会儿，欢迎者还将糕饼赏给台阁上扮演的儿童，同时，台阁过关厢时还要装顶、装项，持珠帘的人也要靠前面的人引路，因此，虽然总共不到三十个台阁，行进的速度却很慢，从黄昏开始，要迎到天亮，足足要12小时。迎灯的人都是尽义务的，半夜点心有人供应（扎灯时也是如此，仅供应粥、粽子、面、酒菜等，没有工钱）。

1924年春节迎灯时，我还是小学生，那时街上挤得水泄不通，

许多店家和人家门前都搭起看灯台，邀请外地来的亲友观灯，不仅是四乡，连各大城市来的都有，因此硖石镇上的饮食服务行业生意兴隆，其他各行各业也收入倍增。迎灯的费用由各个行业、店家捐助，那年我父亲开的永顺源米行捐助银元伍拾元，南关厢瑞记、永康、康泰、永和等米行和裕源烧酒行也各捐伍拾元，扎灯、迎灯时还供应点心。

迎灯完毕，这些灯彩就借给其他小城镇或大城市用，当时上海先施公司还借去展览，出售门票，也有的作为工艺精品被外国人买去。当时，硖石的“珠帘”灯有40多项，可以当入典当，每顶约值1石半米代价。

1934年那年灯会最盛，看灯的船停满10里路长，上海、杭州并特放专车前来看灯。

1944年硖石沦陷时，日伪海宁县县长章学海也曾发起迎灯。那时，四乡游击队已壮大，观者寥寥，迎灯的队伍到了南关厢，不知谁传说“游击队来了”，队伍就逃散了。

张宗祥手抄乡邦文献书目

张 能

著名学者张宗祥先生在学术文化方面作过很大贡献。他擅长诗词，精于书法，对中医、戏剧等也颇有研究，以他的才智学识，完全可以写出大量著作，但他对成名成家，不在意，却把毕生精力放在保存他在收集善本、孤本、钞校古籍等方面，不分寒暑，夜以继日，坚持干了一辈子。在他的“铁如意馆”书斋里，镌刻有两方印章：“著书不如钞书”、“手抄六千卷楼”，表明了他的治学之道。

其实，这枚“手抄六千卷楼”的印章，是他花甲之年刻的。实际

上所抄的古籍远远不止此数。他也曾对契友金霁暉说过：“生平手抄九千卷”，证明他手抄的古籍已经达到过九千卷左右。他对故乡学人的著作，特别是一些手稿和孤本，更为关心，在他69岁时编印的《铁如意馆手抄书目录》中，就有海宁籍学者的著作507卷，199册，均抄校成册，由浙江图书馆保存。他在文化上的功绩，是值得我们后人景仰和赞颂的。

张宗祥手抄的有以下各书

《子夏易传钩遗》二卷 一册

《拜经楼诗话》四卷 一册

以上清·吴杰（字槎客，号无床）辑

《故尚书冤词补正》一卷 一册

《戚氏周礼音拾遗》一卷 一册

《颜氏经解拾遗》 一册

以上清·周春（字介公，号松窗）撰

《礼记参订》十六卷 二册

以上清·陈澧（字仲鱼，号简斋）撰

《罪惟录》一百零二卷 四十册

《东山国语》二十八卷 四册

《敬修堂集》一卷 一册

《查伊璜遗篇》一卷 一册

《东山敬修堂诗稿》一卷 一册

以上明·左继佐（伊璜）撰

《国榷》一百零八卷 八十三册

《枣林外索》二卷 三册

以上明·谈迁（瑞木）撰

- 《清事纪闻》六卷 二册
- 《传经系表》一卷 一册
- 以上清·周懋（竹泉）撰
- 《海昌倭寇始末》一卷 一册
- 不著撰人姓名。记明嘉靖二十七年至三十五年间时。
后吴免床校记及手批，周松手札。
- 《海宁志略》不分卷 一册
- 清·范骧（字文白，号默庵）撰
- 《海昌丛载》二十卷，续载八卷 八册
- 《花近楼丛书》八十三卷，补遗二十一卷，
附存八卷 十四册
- 以上清·管庭芬（芷湘）撰
- 《四部寓眼录》二卷 一册
- 《知不足斋丛书目》一卷 一册
- 《过夏杂录》六卷续录一卷 三册
- 《三峰护录》三卷 一册
- 《冬集纪程》一卷，附书一卷 一册
- 以上清·周广业（耕厓）撰
- 《虫获行笔记》（不分卷） 一册
- 清·张为儒撰
- 《北窗集录》二卷 一册
- 宋·施德操（彦执）撰
- 《人海记》一卷 一册
- 清·查慎行（悔庵）撰
- 《杜工部七言律诗》五卷 一册

~11~

清·陈之淳(樸庵)评注

《虚斋先生遗集》十卷(存卷一至卷五)··· 一册

明·祝草(虚斋)撰

《为可堂文集》四十二卷(初集十卷,诗集十六卷)

十二册

清·朱一是(字近修,号欠庵)撰

《东山外记》一卷 一册

此书系清·慈溪周骥(九兔)与查伊璜同辑

《浮云集》十二卷 二册

清·陈之遴(素庵)撰

《敬修堂诗集参正》二卷 一册

清·吴昉驹(醒园)撰

《捧腹集》二卷 一册

《小绿天庵吟稿》二卷 一册

清·释达受(六舟)撰